

让自己拥有

一颗快乐的心



1

生活的种种,总有遗憾陪同,无奇日子的琐碎,恰恰反衬了生命的厚重。

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大富大贵,而是在于享受美好的过程和一路看风景的心情。只有脚踏实地过好每一个平凡平淡的日子,才是最好的人生。

生命,不在于外在的拥有,而在于内心的丰盛。

做人,要想活得好,就必须勤勤恳恳,努力付出,不过分苛求那些不切实际的美好。哪怕路途遇到再大的风雨,也要克服障碍,尽力风雨兼程。如果总是奢望一些够不着的东西,只会导致心力憔悴,让日子过得越来越沉重。

生活就是坦然面对眼前的一切,积极地去把握。

不沉迷于幻想,不茫然于未来,学会知足常乐。

以最好的心态活好每一个当下,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个平淡的日子。

这样,何愁人生不快乐!

人生在世,拥有一颗快乐的心,比什么都重要。

只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和淡看风云的胸襟,学会进退,懂得取舍,凡事做到善待与从容,那么生活会温馨四溢,充满祥和。

生命就是一个过程,只要心态年轻,做到且行且珍惜,那么我们的日子,就会安宁幸福,生活,就会其乐融融。

正所谓:活得淡泊,方能平和;心态平和,方能致远。

2

每个人就这么一辈子,不会重新来过的一辈子。

这一生,若要过得开心快乐,首先就要锻造好的心境;若要幸福,就要随遇而安,顺其自然。

因为快乐是心的愉悦,幸福是心的满足。

修一颗淡泊宁静的心,生活自然愉悦轻松。

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,乐观一点,洒脱一点,才是我们该有的状态。

其实,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无奈。人生本就没有一帆风顺,也没有十全十美。

只有看淡、看开,懂得珍惜和善待,那么我们的日子,才会有意想不到的快乐和精彩。

就像有人说的:“作为一个人,要是不经历过人世的悲欢离合,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人生的意义。”

只要不灰心丧气,撑起自信,失落的时候不颓败,微笑着去面对一切繁杂琐碎。

跌倒了大不了从头再来,只要把心放平,不惧坎坷泥泞,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3

生活的原貌是五彩缤纷的,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并存的。

简单生活才能幸福生活,任何事情都不要想繁杂,定期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摒除,做个简单又幸福的人。

只要一家老小平安健康,自己活得坦坦荡荡,就是人生最好的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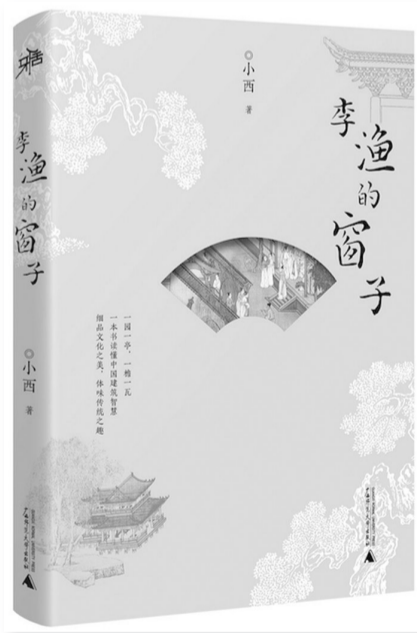
雅致

## 《李渔的窗子》： 在建筑细节里 发现古人生活美学

道器之辨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长期的话题,争论的实质,落脚到生活中,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生活态度的取舍,一种是实用主义的,一种是理想主义的。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并非绝对,总是存在着许多杂糅,世界才因此丰富了起来。

如果将这个难以想透的问题,放在中国古代建筑上,或许能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。小西写的《李渔的窗子》,是一本建筑文化散文集,在书中她抛开建筑的整体不谈,从窗户、亭台、台阶、门等这些细枝末节中探索美的意义。实际上,也是在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回答道与器的选择问题。在她的笔触之下,这些建筑的附庸似乎脱离了本身应该具备的功能,在不同的时空中,在不同的意境下,呈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态度来。

清代才子李渔的确是营造美的高手,他将画舫的窗子设计成了扇面形,画舫顺江而动,透过窗子看到的外面的景色,就是一幅幅流动的扇面,并且无与伦比。这也是《李渔的窗子》书名的由来。扇子是文人雅士经常携带的器物,画一幅精美的扇面,也是文人的闲情,寄寓在扇面画中的,早已不是平庸的现实,而是理想。李渔将扇子与窗户相结合,表面上是将两个物体进行了叠加,实际上,是给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加了妙不可言的“佐料”。从李渔这里延伸出去的窗子,那就一定存在着一些不凡,早已经跳出了窗户的棱角和条条框框。



时代的变迁让窗户的形制、雕纹、构造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,守在窗前看竹赏雪的人也不舍昼夜地远去,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,窗户始终都在透气、进光的基本功能上,加上了美学的注脚,因此便有了只能去感悟的意境。而这个意境,就是窗户给予人间的表达,它们虽然静默不语,实则已经道尽千言。

《道德经》的开篇,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其实就很明白地告诉了我们“道”作为一种无形的、抽象的、本质的精神观念与思想存在。道家学说对平民的生活具有重大且潜移默化的影响,这不仅表现在日常词汇的充盈上,还体现在日常的建筑之中。在门口修建的影壁,既能保持院子里通气的流

畅,又不会让气直冲入内,这不正是“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”的注脚吗?有瓦遮头,是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理想,而在瓦檐下听雨,则具有了“不为而成”的高远了。用不同的排列顺序组成了建筑的多种架构,如城墙、地板、小径,一块块小小的砖也因此有了“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的玄妙了。

如果认为不论怎么造境,建筑终究还是功能性的物体,永远脱离不了实用主义的藩篱,古人以及建筑师或许不这样想,他们永远会在自己的“舞台”上寻找自己的“道”。庄子曾告诉惠子:“今子有大树,患其无用,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、广漠之野,彷徨乎无为其侧,逍遥乎寝卧其下。”人们在营造的时候,也将这个“无用之用”的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牛腿(建筑术语为撑拱)本来是一种为了加强檐的稳定性、支撑屋顶出檐的构件,在实用占据上风的条件下,人们依旧在这块平淡无奇的木头上展开了牛腿花团锦簇的历史。承载着各种寓意的图案在牛腿上绽放开来,经过历朝历代绞尽脑汁的创造,牛腿居然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变成了一座宅子的颜面。那些牛腿上的图案都是无用的,但又恰是这些无用,让我们看到了着落在物体上的惊喜。无用的东西并不是不重要,我们能从这无用之处,窥探到一个人的心境,它们的价值都在另一个维度,是不可言说的。

如果说牛腿还有一点功能性的作用的话,那么亭檐下的挂落就简直是被创造出来的纯粹“无用之物”了。挂落在明代才开始流行,它的存在,就是为了锦上添花。它和下方的栏杆一起,充当了美好空间的取景框,折射着在此观景之人的无限自在。富庶的江南也流行花街铺地,就是用碎石、卵石、砖、瓦这些材料铺砌成地面,并形成不同的图案。在明代的那些文人眼中,他们总是以自己自在的内心来营造外界景致,以达到心中的理想之境。

小西说她是百分百的建筑门外汉,但是在《李渔的窗子》这本书中,讲起建筑的前世今生又头头是道。她关于建筑的观察也是一种取舍和回答。从事过文化记者的她,更容易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考量,这也是《李渔的窗子》这本书并不会让不懂建筑的读者感到隔阂的原因。一砖一瓦都有它们的来历,一门一窗都能看到风景。历史中的沉淀也许也仅仅是一种参照,当我们每个人有一天站在一个巨大的斗拱之下,又能从这个物体中感知到什么样的表达呢?

李渔可以凭借一个空洞的窗户回到自身;陶渊明在南山下的房子安装了一个待人敲响的门环;王阳明也曾面对垂花柱思考“致良知”的意义;苏东坡玩心突起,借着门槛开了一个和尚的玩笑;秦舞阳在秦王的台阶下失去了刺秦王的勇气。古往今来的万千众人,有过多少次与建筑对话的时刻,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给了我们慰藉。当再一次去思考道器之辨的时候,也许会再一次陷入迷茫,可是又仿佛在纷扰的世界中,看到了一丝光亮。

正如《李渔的窗子》中记载的那么多建筑物的构件一样,缺少每一个,其实都不影响建筑成为建筑,而被记录在书中的,却是这些充满了情趣的零碎。或许是因为,当太阳每一次升起之后,在它们身上,就表达出了新鲜的东西吧。身处在一个物化的时代,建筑只是一个代表,当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奔波劳累的时候,也希望能停下脚步,想一想那些看似缥缈的理想,有些看似无用的东西,或许会成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和财富。

范虎